

第 八 十 二 回

杀子胥夫差争敌 纳蒯聩子路结纓

话说周敬王三十六年春，越王勾践使大夫诸稽郢帅兵三千，助吴攻齐。吴王夫差遂征九郡之兵，大举伐齐。预遣人建别馆于句曲，遍植秋梧，号曰梧宫。使西施移居避暑，俟胜齐回日，即于梧宫过夏方归。吴兵将发，子胥又谏曰：“越在我心腹之病也，若齐，特疥癬耳。今王兴十万之师，行粮千里，以争疥癬之患，而忘大毒之在腹心，臣恐齐未必胜，而越祸已至也。”夫差怒曰：“孤发兵有期，老贼故出不祥之语，阻挠大计，当得何罪？”意欲杀之。伯嚭密奏曰：“此前王之老臣，不可加诛。王不若遣之往齐约战，假手齐人。”夫差曰：“太宰之计甚善。”乃为书数齐伐鲁慢吴之罪，命子胥往见齐君，冀其激怒而杀子胥也。子胥料吴必亡，乃私携其子伍封同行，至临淄，致吴王之命。齐简公大怒，欲杀子胥，鲍息谏曰：“子胥乃吴之忠臣，屡谏不入，已成水火。今遣来齐，欲齐杀之，以免其谤。宜纵之使归，令其忠佞自相攻击，而夫差受其恶名矣。”简公乃厚待子胥，报以战期，定于春末。子胥原与鲍牧相识，故鲍息谏齐侯勿杀子胥也。鲍息私叩吴事，子胥垂泪不言，但引其子伍封，使拜鲍息为兄，寄居于鲍氏，今后只称王孙封，勿用伍姓。鲍息叹曰：“子胥将以谏死，故预谋存祀于齐耳。”

不说子胥父子分离之苦，再说吴王夫差择日于西门出军，过姑苏台午膳，膳毕忽然睡去，得其异梦。既觉，心中恍惚，乃召伯嚭告曰：“寡人昼寝片时，所梦甚多。梦入章明宫，见两釜炊而不熟；又有黑犬二只，一噪南，一噪北；又有钢锹二把，插于宫墙之上；又流水汤汤，流于殿堂；后房非鼓非钟，声若锻工；前园别无他植，横生梧桐。太宰为寡人占其吉凶！”伯嚭稽首称贺曰：“美哉！大王之梦，应在兴师伐齐矣。臣闻：章明者，破敌成功，声朗朗也；两釜炊而不熟者，大王德盛，气有余也；两犬噪南噪北者，四夷宾服，朝诸侯也；两锹插宫墙者，农工尽力，田夫耕也；流水入殿堂者，邻国贡献，财货充也；后房声若锻工者，宫女悦

乐，声相谐也；前园横生梧桐者，桐作琴瑟，音调和也。大王此行，美不可言。”夫差虽喜其谀，而心中终未快然。复告于王孙骆，骆对曰：“臣愚昧，不能通微，城西阳山有一异士，唤做公孙圣，此人多见博闻，大王心上狐疑，何不召而决之？”夫差曰：“子即为我召来。”骆承命，驰车往迎公孙圣。圣闻其故，伏地涕泣，其妻从旁笑曰：“子性太鄙，希见人主，卒闻宣召，涕泪如雨。”圣仰天长叹曰：“悲哉！非汝所知。吾曾自推寿数，尽于今日。今将与汝永别，是以悲耳。”骆催促登车，遂相与驰至姑苏之台。夫差召而见之，告以所梦之详。公孙圣曰：“臣知言而必死，然虽死不敢不言。怪哉！大王之梦，应在兴师伐齐也。臣闻：章者，战不胜，走章皇也；明者，去昭昭，就冥冥也。两釜炊而不熟者，大王败走，不火食也。黑犬噪南噪北者，黑为阴类，走阴方也。两锹插宫墙者，越兵入吴，掘社稷也。流水入殿堂者，波涛漂没，后宫空也。后房声若锻工者，宫女为俘，长叹息也。前园横生梧桐者，桐作冥器，待殉葬也。愿大王罢伐齐之师，更遣太宰嚭解冠肉袒，稽首谢罪于勾践，则国可安而身可保矣。”伯嚭从旁奏曰：“草野匹夫，妖言肆毁，合加诛戮！”公孙圣睁目大骂曰：“太宰居高官，食重禄，不思尽忠报主，专事谄谀，他日越兵灭吴，太宰独能保其首领乎？”夫差大怒曰：“野人无识，一味乱言，不诛必然惑众！”顾力士石番：“可取铁锤击杀此贼！”圣乃仰天大呼曰：“皇天，皇天，知我之冤！忠而获罪，身死无辜，死后不愿葬埋，愿撇我在阳山之下，后作影响，以报大王也。”夫差已击杀圣，使人投其尸于阳山之下，数之曰：“豺狼食汝肉，野火烧汝骨，风扬汝骸，形销影灭，何能为声响哉！”伯嚭捧觞趋进曰：“贺大王，妖孽已灭，愿进一觞，兵便可发矣。”史臣有诗云：

妖梦先机已兆凶，骄君尚恋伐齐功。

吴庭多少文和武，谁似公孙肯尽忠！

夫差自将中军，太宰嚭为副，胥门巢将上军，王子姑曹将下军，兴师十万，同越兵三千，浩浩荡荡，望山东一路进发。先遣人约会鲁哀公合兵攻齐。子胥于中途复命，称病先归，不肯从师。

却说齐将国书屯兵汶上，闻吴、鲁连兵来伐，聚集诸将商议迎敌。忽报：“陈相国遣其弟陈逆来到。”国书同诸将迎入中军，叩问：“子行此来何意？”陈逆曰：“吴兵长驱，已过赢博，国家安危，在于呼吸。相国恐诸君不肯用力，遣小将至此督战。今日之事，有进无退，有死无生，军中只许鸣鼓，不许鸣金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吾等誓决一死敌！”国书传令，拔寨都起，往迎吴军，至于艾陵，吴将胥门巢上军先到。国书问：“谁人敢冲头阵？”公孙挥欣然愿往，率领本部车马，疾驱而出。

胥门巢急忙迎敌，两下交锋，约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国书一股锐气，按捺不住，自引中军夹攻，军中鼓声如雷，胥门巢不能支，大败而走。国书胜了一阵，意气愈壮，令军士临阵，各带长绳一条，曰：“吴俗断发，当以绳贯其首。”一军若狂，以为吴兵旦暮可扫也。胥门巢引败兵来见吴王，吴王大怒，欲斩巢以徇，巢奏曰：“臣初至不知虚实，是以偶挫，若再战不胜，甘伏军法！”伯嚭亦力劝解。夫差叱退，以大将展如代领其军。适鲁将叔孙州仇引兵来会，夫差赐以剑甲各一具，使为向导，离艾陵五里下寨。国书使人下战书，吴王批下：“来日决战。”次早，两下各排阵势，夫差命叔孙州仇打第一阵，展如打第二阵，王子姑曹打第三阵，使胥门巢率越兵三千，往来诱敌，自与伯嚭引大军屯于高阜，相机救援，留越将诸稽郢于身旁观战。

却说齐军列阵方完，陈逆令诸将各具含玉，曰：“死即入殓！”公孙夏、公孙挥使军中皆歌送葬之词，誓曰：“生还者，不为烈丈夫也！”国书曰：“诸君以必死自励，何患不胜乎！”两阵对圆，胥门巢先来搦战，国书谓公孙挥曰：“此汝手中败将，可便擒之。”公孙挥奋戟而出，胥门巢便走，叔孙州仇引兵接住公孙挥厮杀，胥门巢复身又来，国书恐其夹攻，再使公孙夏出车，胥门巢又走，公孙夏追之，吴阵上大将展如引兵便接住公孙夏厮杀。胥门巢又回车帮战，恼得齐将高无平、宗楼性起，一齐出阵，王子姑曹挺身独战二将，全无惧怯。两军各自奋力，杀伤相抵。国书见吴兵不退，亲自执桴鸣鼓，悉起大军，前来助战。吴王在高阜处看得亲切，见齐兵十分奋勇，吴兵渐渐失了便宜，乃命伯嚭引兵一万，先去接应。国书见吴兵又至，正欲分军迎敌，忽闻金声大震，钲铙皆鸣，齐人只道吴兵欲退，不防吴王夫差自引精兵三万，分为三股，反以鸣金为号，从刺斜里直冲齐阵，将齐兵隔绝三处。展如、姑曹等闻吴王亲自临阵，勇气百倍，杀得齐军七零八落，展如就阵上擒了公孙夏，胥门巢刺杀公孙挥于车中，夫差亲射宗楼，中之。闾邱明谓国书曰：“齐兵将尽矣！元帅可微服遁去，再作道理。”国书叹曰：“吾以十万强兵，败于吴人之手，何面目还朝？”乃解甲冲入吴军，为乱军所杀。闾邱明伏于草中，亦被鲁将州仇搜获。

夫差大胜齐师，诸将献功，共斩上将国书、公孙挥二人，生擒公孙夏、闾邱明二人，即斩首讫，只单走了高无平、陈逆二人，其他擒斩不计其数，革车八百乘，尽为吴所有，无得免者。夫差谓诸稽郢曰：“子观吴兵强勇，视越何如？”郢稽首曰：“吴兵之强，天下莫当，何论弱越！”夫差大悦，重赏越兵，使诸稽郢先回报捷。齐简公大惊，与陈恒、阚止商议，遣使大贡金币，谢罪请和。夫差主张齐、鲁复修兄弟之好，各无侵害，二国俱听命受盟。夫差乃歌凯而回。史臣有诗曰：

艾陵白骨垒如山，尽道吴王奏凯还。

壮气一时吞宇宙！隐忧谁想伏吴关？

夫差回至句曲新宫，见西施谓曰：“寡人使美人居此者，取相见之速耳。”西施拜贺且谢。时值新秋，桐阴正茂，凉风吹至，夫差与西施登台饮酒甚乐。至夜深，忽闻有众小儿和歌之声，夫差听之。歌曰：“桐叶冷，吴王醒未醒？梧叶秋，吴王愁更愁！”夫差恶之，使人拘群儿至宫，问：“此歌谁人所教？”群儿曰：“有一排衣童子，不知何来，教我为歌，今不知何往矣。”夫差怒曰：“寡人天之所生，神之所使，有何愁哉！”欲诛众小儿。西施力劝乃止。伯嚭进曰：“春至而万物喜，秋至而万物悲，此天道也。大王悲喜与天同道，何所虑乎？”夫差乃悦。在梧宫三日，即起驾还吴。吴王升殿，百官迎贺。子胥亦到，独无一言。夫差乃让之曰：“子谏寡人不当伐齐，今得胜而回，子独无功，宁不自羞？”子胥攘臂大怒，释剑而对曰：“天之将亡人国，先逢其小喜，而后授之以大忧。胜齐不过小喜也，臣恐大忧之即至也。”夫差愠曰：“久不见相国，耳边颇觉清静，今又来絮聒耶？”乃掩耳瞑目，坐于殿上。顷间，忽睁眼直视久之，大叫：“怪事！”群臣问曰：“王何所见？”夫差曰：“吾见四人相背而倚，须臾四分而走，又见殿下两人相对，北向人杀南向人，诸卿曾见之否？”群臣皆曰：“不见。”子胥奏曰：“四人相背而走，四方离散之象也。北向人杀南向人，为下贼上，臣弑君。王不知儆省，必有身弑国亡之祸。”夫差怒曰：“汝言太不祥，孤所恶闻！”伯嚭曰：“四方离散，奔走吴庭；吴国霸王，将有代周之事，此亦下贼其上，臣犯其君也。”夫差曰：“太宰之言，足启心胸。相国耄矣，有不足采。”

过数日，越王勾践率群臣亲至吴邦来朝，并贺战胜，吴庭诸臣，俱有馈赂。伯嚭曰：“此奔走吴庭之应也。”吴王置酒于文台之上，越王侍坐，诸大夫皆侍立于侧。夫差曰：“寡人闻之：‘君不忘有功之臣，父不没有力之子。’今太宰嚭为寡人治兵有功，吾将赏为上卿，越王孝事寡人始终不倦，吾将再增其国，以酬助伐之功，于众大夫之意如何？”群臣皆曰：“大王赏功酬劳，此霸王之事也。”于是子胥伏地涕泣曰：“呜呼哀哉！忠臣掩口，谗夫在侧，邪说谀辞，以曲为直。养乱畜奸，将灭吴国，庙社为墟，殿生荆棘。”夫差大怒曰：“老贼多诈，为吴妖孽，乃欲专权擅威，倾覆吾国，寡人以前王之故，不忍加诛，今退自谋，无劳再见！”子胥曰：“老臣若不忠不信，不得为前王之臣。譬如龙逢逢桀，比干逢纣，臣虽见诛，君亦随灭，臣与王永辞，不复见矣。”遂趋出，吴王怒犹未息。伯嚭曰：“臣闻子胥使齐，以其子托于齐臣鲍氏，有叛吴之心，王其察之！”夫差乃使人赐子胥以“属镂”之剑。子胥接剑在手，叹曰：“王欲吾自裁也！”乃徒跣下阶，立于中庭，仰天

大呼曰：“天乎，天乎！昔先王不欲立汝，赖吾力争，汝得嗣位。吾为汝破楚败越，威加诸侯。今汝不用吾言，反赐我死！我今日死，明日越兵至，掘汝社稷矣。”乃谓家人曰：“吾死后，可抉吾之目，悬于东门，以观越兵之入吴也！”言讫，自刎其喉而绝。使者取剑还报，述其临终之嘱。夫差往视其尸，数之曰：“胥，汝一死之后，尚何知哉？”乃自断其头，置于盘门城楼之上；取其尸，盛以鸱夷之器，使人载去，投于江中，谓曰：“日月炙汝骨，鱼鳖食汝肉，汝骨变形灰，复何所见！”尸入江中，随流扬波，依潮来往，荡激崩岸。土人惧，乃私捞取，埋之于吴山，后世因改称胥山，今山有子胥庙。陇西居士有古风一篇云：

将军自幼称英武，磊落雄才越千古。
一旦蒙谗杀父兄，襄流誓济吞荆楚。
贯弓亡命欲何之？荥阳睢水空栖迟。
昭关锁钥愁无翼，鬓毛一夜成霜丝。
浣女沉溪渔丈死，箫声吹入吴人耳。
鱼肠作合定君臣，复为强兵进孙子。
五战长驱据楚宫，君王含泪逃云中。
掘墓鞭尸吐宿恨，精诚贯日生长虹。
英雄再振匡吴业，夫椒一战栖强越。
釜中鱼鳖宰夫手，纵虎归山还自啖。
姑苏台上西施笑，谗臣称贺忠臣吊。
可怜两世辅吴功，到头翻把属镂报！
鸱夷激起钱塘潮，朝朝暮暮如呼号。
吴越兴衰成往事，忠魂千古恨难消！

夫差既杀子胥，乃进伯嚭为相国。欲增越之封地，勾践固辞乃止。于是勾践归越，谋吴益急。夫差全不在念，意益骄恣。乃发卒数万，筑邗城，穿沟，东北通射阳湖，西北使江淮水合，北达于沂，西达于济。太子友知吴王复欲与中国会盟，欲切谏，恐触怒，思以讽谏感悟其父。清旦怀丸持弹从后园而来，衣履俱湿，吴王怪而问之。友对曰：“孩儿适游后园，闻秋蝉鸣于高树，往而观之，望见秋蝉趋风长鸣，自谓得所，不知螳螂超枝缘条，曳腰耸距，欲捕蝉而食之；螳螂一心只对秋蝉，不知黄雀徘徊绿阴，欲啄螳螂。黄雀一心只对螳螂，不知孩儿挟弹持弓，欲弹黄雀；孩儿一心只对黄雀，又不知旁有空坎，失足堕陷，以此衣履俱沾湿，为父王所笑。”吴王曰：“汝但贪前利，不顾后患，天下之愚，莫甚于此。”友对曰：“天下之愚，更有甚者。鲁承周公之后，有孔子之教，不犯邻国，齐无故谋伐

之，以为遂有鲁矣，不知吴悉境内之士，暴师千里而攻之。吴国大败齐师，以为遂有齐矣，不知越王将选死士，出三江之口，入五湖之中，屠我吴国，灭我吴宫。天下之愚，莫甚于此！”吴王怒曰：“此伍员之唾余，久已厌闻，汝复拾之，以挠我大计耶？再多言，非吾子也！”太子友悚然辞出。夫差乃使太子友同王子地、王孙弥庸守国，亲帅国中精兵，由邗沟北上，会鲁哀公于橐皋，会卫出公于发阳，遂约诸侯，大会于黄池，欲与晋争盟主之位。

越王勾践闻吴王已出境，乃与范蠡计议，发习流二千人，俊士四万，君子六千人，从海道通江以袭吴。前队畴无余先及吴郊，王孙弥庸出战，不数合，王子地引兵夹攻，畴无余马蹶被擒。次日，勾践大军齐到。太子友欲坚守，王孙弥庸曰：“越人畏吴之心尚在，且远来疲敝，再胜之必走，即不胜守犹未晚。”太子友惑其言，乃使弥庸出师迎敌，友继其后，勾践亲立于行阵，督兵交战。阵方合，范蠡、泄庸两翼呼噪而至，势如风雨。吴兵精勇惯战者，俱随吴王出征，其国中皆未教之卒，那越国是数年训练就的精兵，弓弩剑戟十分劲利，又范蠡、泄庸俱是宿将，怎能抵当，吴兵大败，王孙弥庸为泄庸所杀。太子友陷于越军，冲突不出，身中数箭，恐被执辱，自刎而亡。越兵直造城下，王子地把城门牢闭，率民夫上城把守，一面使人往吴王处告急。勾践乃留水军屯于太湖，陆营屯于胥、阖之间，使范蠡焚姑苏之台，火弥月不息，其余皇大舟，悉徙于湖中，吴兵不敢复出。

再说吴王夫差与鲁、卫二君同至黄池，使人请晋定公赴会，晋定公不敢不至。夫差使王孙骆与晋上卿赵鞅议载书名次之先后。赵鞅曰：“晋世主夏盟，又何让焉？”王孙骆曰：“晋祖叔虞乃成王之弟，吴祖太伯乃武王之伯祖，尊卑隔绝数辈。况晋虽主盟，会宋会虢已出楚下，今乃欲踞吴之上乎？”于是彼此争论，连日不决。忽王子地密报至，言：“越兵入吴，杀太子，焚姑苏台，见今围城，势甚危急。”夫差大惊。伯嚭拔剑砍杀使者，夫差问曰：“尔杀使人何意？”伯嚭曰：“事之虚实，尚未可知，留使者泄漏其语，齐、晋将乘危生事，大王安得晏然而归乎？”夫差曰：“尔言是也。然吴、晋争长未定，又有此报，孤将不会而归乎？抑会而先晋乎？”王孙骆进曰：“二者俱不可。不会而归，人将窥我之急，若会而先晋，我之行止将听命于晋；必求主会，方保无虞。”夫差曰：“欲主会，计将安出？”王孙骆密奏曰：“事在危急，请王鸣鼓挑战，以夺晋人之气。”夫差曰：“善。”是夜出令，中夜士皆饱食秣马，衔枚疾驱，去晋军才一里，结为方阵。百人为一行，一行建一大旗，百二十行为一面。中军皆白舆、白旗、白甲、白羽之矰，望之如白茅吐秀，吴王亲自仗钺，乘素旌，中阵而立。左军面左，亦百二十行，皆赤舆、赤旗、丹甲、朱羽之矰，一望若火，太宰嚭主之。右军面右，亦百二十行，皆黑舆、黑旗、玄

甲、乌羽之矰，一望如墨，王孙骆主之。带甲之士，共三万六千人。黎明阵定，吴王亲执桴鸣鼓，军中万鼓皆鸣，钟声铎声丁宁铮于，一时齐扣，三军哗吟，响震天地。晋军大骇，不知其故，乃使大夫董褐至吴军请命，夫差亲对曰：“周王有旨，命寡人主盟中夏，以缝诸姬之阙。今晋君逆命争长，迁延不决，寡人恐烦使者往来，亲听命于藩篱之外，从与不从，决于此日！”董褐还报晋侯，鲁、卫二君皆在坐，董褐私谓赵鞅曰：“臣观吴王口强而色惨，中心似有大忧，或者越人入其国都乎？若不许其先，心逞其毒于我，然而不可徒让也，必使之去王号以为名。”赵鞅言于晋侯，使董褐再入吴军，致晋侯之命曰：“君以王命宣布于诸侯，寡君敢不敬奉！然上国以伯肇封，而号曰吴王，谓周室何？君若去王号而称公，惟君所命。”夫差以其言为正，乃敛兵就幕，与诸侯相见，称吴公先歃，晋侯次之，鲁、卫以次受歃。

会毕，即班师从江淮水路而回。于途中连得告急之报，军士已知家国被袭，心胆俱碎，又且远行疲敝，皆无斗志。吴王犹率众与越相持，吴军大败。夫差惧，谓伯嚭曰：“子言越必不叛，故听子而归越王，今日之事，子当为我请成于越。不然，子胥‘属镂’之剑犹在，当以属子！”伯嚭乃造越军，稽首于越王，求赦吴罪，其犒军之礼，悉如越之昔日。范蠡曰：“吴尚未可灭也，姑许成，以为太宰之惠，吴自今亦不振矣。”勾践乃许吴成，班师而归。此周敬王三十八年事也。

明年，鲁哀公狩于大野，叔孙氏家臣钮商获一兽，麋身牛尾，其角有肉，怪而杀之，以问孔子。孔子观之曰：“此麟也！”视其角，赤绂犹在，识其为颜母昔日所系，叹曰：“吾道其终穷矣！”使弟子取而埋之。今巨野故城东十里有土台，广轮四十余步，俗呼为获麟堆，即麟葬处。孔子援琴作歌曰：“明王作兮麟凤游，今非其时欲何求？麟兮麟兮我心忧！”于是取《鲁史》，自鲁隐公元年，至哀公获麟之岁，共二百四十二年之事，笔削而成《春秋》，与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号为“六经”。是年，齐右相陈恒知吴为越所破，外无强敌，内无强家，单单只碍一阍止，乃使其族人陈逆、陈豹等攻杀阍止，齐简公出奔，陈恒追而弑之，尽灭阍氏之党。立简公弟骈，是为平公，陈恒独相。孔子闻齐变，斋三日，沐浴而朝哀公，请兵伐齐，讨陈恒弑君之罪。哀公使告三家，孔子曰：“臣知有鲁君，不知有三家。”陈恒亦惧诸侯之讨，乃悉归鲁、卫之侵地，北结好于晋之四卿，南行聘于吴、越，复修陈桓子之政，散财输粟以贍贫乏，国人悦服。乃渐除鲍、晏、高、国诸家及公族子姓，而割国之大半，为己封邑。又选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者，纳于后房，不下百人，纵其宾客出入不禁，生男子七十余人，欲以自强其宗。齐都邑大夫宰，莫非陈氏，此是后话。

再说卫世子蒯聩在戚，其子出公辄率国人拒之，大夫高柴谏不听。蒯聩之姊嫁于大夫孔圉，生子曰孔悝，嗣为大夫，事出公，执卫政。孔氏小臣曰浑良夫，身长而貌美，孔圉卒，良夫通于孔姬，孔姬使浑良夫往戚，问候其弟蒯聩。蒯聩握其手言曰：“子能使我入国为君，使子服冕乘轩，三死无与。”浑良夫归，言于孔姬，孔姬使良夫以妇人之服，往迎蒯聩。昏夜，良夫与蒯聩同为妇装，勇士石乞、孟廪为御，乘温车，诡称婢妾，溷入城中，匿于孔姬之室。孔姬曰：“国家之事，皆在吾儿掌握，今饮于公宫，俟其归，当以威劫之，事乃有济耳。”使石乞、孟廪、浑良夫皆被甲怀剑以俟，伏蒯聩于台上。

须臾，孔悝自朝带醉而回，孔姬召而问曰：“父母之族，孰为至亲？”悝曰：“父则伯叔，母则舅氏而已。”孔姬曰：“汝既知舅氏为母至亲，何故不纳吾弟？”孔悝曰：“废子立孙，此先君遗命，悝不敢违也。”遂起身如厕，孔姬使石乞、孟廪候于厕外，俟悝出厕，左右帮定，曰：“太子相召。”不由分说，拥之上台，来见蒯聩。孔姬已先在侧，喝曰：“太子在此，孔悝如何不拜！”悝只得下拜。孔姬曰：“汝今日肯从舅氏否？”悝曰：“惟命。”孔姬乃杀豕，使蒯聩与悝歃血定盟，孔姬留石乞、孟廪守悝于台上，而以悝命召聚家甲，使浑良夫帅之袭公宫。出公辄醉而欲寝，闻乱，使左右往召孔悝，左右曰：“为乱者，正孔悝也！”辄大惊，即时取宝器，驾轻车，出奔鲁国。群臣不愿附蒯聩者，皆四散逃窜。仲子路为孔悝家臣，时在城外，闻孔悝被劫，将入城来救，遇大夫高柴自城中出，曰：“门已闭矣！政不在子，不必与其难也。”子路曰：“由已食孔氏之禄，敢坐视乎？”遂疾趋及门，门果闭矣。守门者公孙敢谓子路曰：“君已出奔，子何入为？”子路曰：“吾恶夫食人之禄，而避其难者，是以来也。”适有人自内而出，子路乘门开，遂入城，径至台下，大呼曰：“仲由在此，孔大夫可下台矣！”孔悝不敢应，子路欲取火焚台。蒯聩惧，使石乞、孟廪二人持戈下台，来敌子路，子路仗剑来迎。怎奈乞、廪双戟并举，攒刺子路，又砍断其冠缨。子路身负重伤，将死，曰：“礼，君子死不免冠。”乃整结其冠缨而死。孔悝奉蒯聩即位，是为庄公。立次子疾为太子，以浑良夫为卿。

时孔子在卫，闻蒯聩之乱，谓众弟子曰：“柴也其归乎！由也其死乎！”弟子问其故，孔子曰：“高柴知大义，必能自全；由好勇轻生，昧于取裁，其死必矣。”说犹未了，高柴果然奔归，师弟相见，且悲且喜。卫之使者接踵而至，见孔子曰：“寡君新立，敬慕夫子，敢献奇味。”孔子再拜而受，启视则肉醢，孔子遽命覆之，谓使者曰：“得非吾弟子仲由之肉乎？”使者惊曰：“然也。夫子何以知之？”孔子曰：“非此，卫君必不以见颁也。”遂命弟子埋其醢，痛哭曰：“某尝恐由不得其

死，今果然矣！”使者辞去。未几，孔子遂得疾不起，年七十有三岁。时周敬王四十一年，夏四月己丑也。史臣有赞云：

尼丘诞圣，阙里生德，七十升堂，四方取则。行诛两观，摄相夹谷，叹凤遽衰，泣麟何促。九流仰镜，万古钦躅！

弟子营葬于北阜之曲，冢大一顷，鸟雀不敢栖止其树。累朝封大成至圣文宣王，今改为大成至圣先师，天下俱立文庙，春秋二祭，子孙世袭为衍圣公不绝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卫庄公蒯聩疑孔悝为出公辄之党，醉以酒而逐之，孔悝奔宋。庄公为府藏俱空，召浑良夫计议：“用何计策，可复得宝器？”浑良夫密奏曰：“亡君亦君之子也，何不召之？”不知庄公曾召出公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